

藏

書

藏書大臣列傳總目卷一之二

一因時大臣

二忍辱大臣

三結主大臣

四容人大臣

五忠誠大臣

○以上共五門

○因時大臣一

叔孫通

曹參

丙吉

王導

附王衍

謝安

○忍辱大臣二

婁師德

狄仁傑

附朱敬則

○結主大臣三

蕭何

公孫弘

王猛

別見

李泌

別見

呂夷簡

別見

○容人大臣四

陳寔

附陳羣

蔣琬

山濤

羊祜

房玄齡
一如晦

盧懷慎

郭子儀

呂蒙正

王旦

畢士安

附李允則

文彥博

○忠誠大臣五

樂毅

藺相如

魯仲連

侯嬴

別見

張良

田叔孟舒

張安世

周瑜

諸葛亮

附

裴度

呂端

李沆

韓琦

藏書大臣傳卷一

前有大臣

○一因時大臣

○叔孫通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耳。愈何人置齒牙間哉。郡守

尉令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或言反或
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言反者諸言盜者皆罷
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
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
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梁敗
定陶通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通畱事項王漢
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
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拜通爲博士號
張敖君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

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家

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舉旗之士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已并天下諸侯莫尊爲

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

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劔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

養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養之

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

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

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聞
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
所能行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
儒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
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
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
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
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
弟子百餘人，爲縣叢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

上使行禮曰

吾能爲此

乃令羣臣習肄會十月

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竟朝置酒無敢譴諤

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

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

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

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

務九年徙通爲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

意易太子通切諫上上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

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

吾聽公高帝崩孝惠卽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
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
通所論著也

○○曹參

曹參，沛人也。秦時爲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既佐高祖定天下，高祖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

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卽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

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能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而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于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窋旣洗沐歸時間自從其所諫參參怒

而答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
時帝讓參曰與宙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
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
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
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
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
曰善君休矣參爲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
曰蕭何爲法顚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

丙吉 獄吏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治律令爲魯獄吏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後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

開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武帝。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救，保養乳母，加致醫藥，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遷大將軍，長史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卽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于掖庭。宣帝初卽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

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也。

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

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

掖廷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常有阿保之功。上親

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封吉爲

博陵侯，邑千三百戶。後五歲代魏相爲丞相，吉居相

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賊不稱職，輒予長休告。

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

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

隨馬公府不案吏自吉始于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
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
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
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此馭吏邊
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
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
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
○此○醉○
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
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

名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辛
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
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
先聞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由是益賢吉。吉又嘗
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
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
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
曰。民鬪相殺。死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
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

非所當于道路間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
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
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
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卽有不諱，
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
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
于定國太僕陳萬年，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
後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

李生曰：曹參遵何約束，丙吉守魏之規，叔孫因陋就

制禮作樂以粉太平是皆以無用爲用者也夫
不無處無之若必待積德又至百年則人道之滅久
矣且夫世無百年之運人無百年之世信如兩生之
說則雖賢聖亦徒然耳曷足貴乎彼蓋不知夫擊壤
而歌者真聖世之聲也鼓腹而遊者真盛世之容也
當漢時君臣方免於戰爭之苦而歌呼慶幸于殿陛
之間皆自以爲至樂矣稍縣蕞之便與天地同節又
何待也積亂成治積虐成德三章約法彼案堵之民
一言而遂定及是已盡出於烈焰之中矣其爲手舞

蹈雖有夷夔可得而復加之耶然則叔孫生之禮亦若此焉耳矣爲漢儒宗不亦宜歟

○王導

附王衍

王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覽之孫也時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親善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琅瑯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以招俊又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

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自此之後

薛、薛、見、吳、王、之、後、

以、左、皆、導、廢、之、也

臣之禮始定俄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者衆導勸

帝收其賢人辟掾屬百餘時人謂之百六掾前潁川
太守刁協爲軍諮祭酒前廣陵相卞壺爲從事中郎
江寧令諸葛恢歷陽叅軍陳國陳頽爲行叅軍前太
傅掾庾亮爲西曹掾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
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
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永嘉末遷丹陽太
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帝達政之主也荀

著功臣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贈不過列侯。

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有不得者，或爲恥之。天官混雜，朝望頽毀，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帝從之。晉國旣建，以導爲丞相。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及帝登尊號，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之始鎮江東也，導與從兄敦同心翼戴，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

從子弟布列顯要，故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而敦益懷不平。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劉隗勸帝悉誅王氏，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僕射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出導，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旣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帝以

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及敦據石頭問導曰周顗戴淵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答敦遂遣部將收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

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敦不能奪。明帝卽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使弟率子弟發衆，謂敦必咸有奮志。敦平，進位太保。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其輔幼主是爲成帝。咸和二年，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導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不聽，乃徵峻爲大司農。峻遂舉兵反。三年正月，蘇峻濟自橫江，入臺城。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裒卽入，躬自抱帝登。

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無之爲
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
之而衍處之自若歷中領軍尚書令又拜河南尹衍
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
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
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
而吾畱此足以爲三窟矣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
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
曹武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封武陵侯越薨

衆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

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而今方誤非才

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

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

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

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

豫事耶？」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也。

冀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冀曰：

「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勒曰：「要不可加才加此以鋒刃。」

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時年五十六

○○謝安

謝安字安石，寓居會稽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望，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安不得已赴召。月餘，歸安弟萬，時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時雖處高門，其名猶出萬之右。時安年已四十餘矣，乃出爲征西大將軍、桓溫司馬。會萬卒，安復投牋求歸，頃之徵拜侍中。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且望簡文臨終，禪位于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及帝崩，遺詔止依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甚憤怒，乃入赴山陵。

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
坦之懼問計于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
坦之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
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
不爾遂笑語移日時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已溫
威振内外人情噂沓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
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之輒改
由是歷旬不就溫薨錫命遂寢安以天子幼冲欲請
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

殺人前驗說中事

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蓋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
太后臨朝而已得專故也安與彪之時方共掌朝政
安每臨朝輒嘆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
公無不立決其推之也如此安義存輔導雖曾嵇王
導子亦賴弼諧之益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
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弘以大綱人皆比之王導
而謂文雅過之及桓沖欲以揚州讓安桓氏族黨皆
苦諫沖郤超亦深止沖沖不聽朝廷乃詔沖都督徐
豫兗青楊五州諸軍事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

加侍中太元元年帝始親萬機是時朝廷方以秦寇
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
詔八年符堅率衆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玄入問
計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玄不敢復言安遂命駕出
山墅于時親朋畢集安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碁常
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反不勝安顧謂其甥
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時桓沖亦深
以秦寇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
分已定兵甲無缺宜畱以防西藩沖歎曰安石有廟

堂之量不閒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經事少年，拒之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及玄等被敵書至，安時方與客圍碁。安看書竟，置書圍碁。如故客問之，乃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甚喜，不覺屐齒之折也。」是年八月，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謝玄爲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進據彭城、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于時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

大見識

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爲中流石虔爲豫州旣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兢類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甚喪之慘不廢絲竹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安而安殊不以屬意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宐專城牢之旣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導子

專權安乃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志未就而疾作上疏請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雒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今十六年矣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薨時年六十六初至新

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名伯埭羊曇者泰山人安薨後曇輟樂彌年行不出西州路一日大醉不覺至州門因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返

卓吾曰當晉之時何時而其主又何主也中原爲胡虜之區其君臣已偏安一隅矣大將持重兵於外欲以擁衛朝廷而反遙制朝廷之權矣此時尚可爲乎然而晉祚卒延者何王謝之力也偉焉哉二公之於晉也無求備無取必無敢僥倖譬如人有虛懷之志

飲食可進則進之不可進則候之不可遽試以金石之藥攻劫之劑以無病視病故其病不治而自愈矣何者忘之也夫天下之病皆以治而失之者多矣若當臥病之時而能忘其爲病此其忘身無患固非扁鵲倉公之所能驚也而況世醫乎自道德教遠世之言治者皆苟而已不思因時之政治以不治雖黃帝不能違而況於累卵之時歟善乎王茂弘有言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謝安石亦曰不爾不成京師至哉言乎於道德深且遠矣吾獨怪夫有宋之末

其君臣俱犯虛怯之病其不足有爲明矣一時大賢
起而欲拯之務爲求全果於取必乃百藥雜試以圖
其濟而遂壞之也悲乎

二忍辱大臣

○○婁師德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也第進士上元初爲

會募猛士討吐蕃師德乃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

縣取六書

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

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爲豐州都督衣皮

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羅之

生一七

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遷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一日后謂之曰軍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

也乃復以爲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御
大夫知政事證聖中貶原州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
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後與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
進納言隴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入
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平軍大總管九月卒于會州
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謚曰貞師德長八尺方口博唇
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目免弟守代州師德
戒以耐事弟請曰人有唾面潑之可否師德曰未也
潑之是違人冠、冠、玄、違其怒正使自乾耳狄仁傑未輔政師德

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聖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常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大慙，乃嘆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爲將相者三十年，可爲吏虎比蒸勦萬生又難矣，漢患終始如一，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終，與郝處俊相亞。故世之言長者，稱婁郝焉。

狄仁傑 附朱敬則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舉明經調汴州參軍
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名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
觀過知人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
高宗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
如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攻
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
避邪止其役帝壯之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郡人
勒碑以頌轉文昌右丞復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

敗支黨餘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
有所陳以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素成
後致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誑誤至此有詔悉請
邊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相與哭
碑下齋三日乃去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
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
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會爲來俊臣所
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卽承聽減死後唐

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國

使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爲我引薦
爲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
卽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之守者寢弛仁
傑乃丐筆書帛置楮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撤
絮仁傑子光遠撤絮得書卽上變后遺案視俊臣命
仁傑冠帶見使者而私令德壽作謝表以聞后召
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聖后歆答掠矣示之
表對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時同被誣者鳳閣侍

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權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悉縱就因虜已引去民愛仰之復爲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聖后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平章事張易之常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

唐陵王代之不決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唐陵王莫
可后怒罷議久之名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
是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
意者以微陛下乎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
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附姑后或
悟卽日遣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於帳中召
見仁傑語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
王出見仁傑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
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

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亦數請還太子后意不回及仁傑每以爲言后性聰利不能不動故卒復唐嗣云他日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兵敗來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崇

等皆爲中興名臣，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

昌宗。仁傑奏事，后妙命與昌宗、雙陸，曰：「以何爲賭？」仁傑

對曰：「臣願以臣之袍賭昌宗之裘。」則天曰：「此裘價踰

千金。」仁傑笑曰：「以昌宗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於

是。」昌宗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而出。

李生曰：「梁公始者幾危，後得免於虎口，遂有悟于黃

帝老子之旨，同塵合汗，與世委蛇，對主褫裘，當朝縱

博，非但全唐，亦以完軀。其事偉矣，又可喜者，婁公實

薦梁公，而反以爲不知人。梁公實重要公，而反數擠

之於外朋黨之疑不開二張之交已合后雖伎忍而不知反正之權固已在此老掌握之中久矣所謂汙其身以善其君者梁公有焉奈之何記史者往往添足其間欲以爲梁公諱也故撮其要者錄之于篇亦以見當斯之際尚有可爲之人則天下決無不可爲之時特未有學術如梁公者徒使人扼腕歎息恨不得起之于九原耳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急然諾咸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

之武后稱制已革命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也
行商申之法杜私門張公室既庶而富遂屠諸侯此
救弊之術耳故曰刻苛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
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
然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
當滎陽成臯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惟進
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賈乃著新語通復定禮
儀此知變之善也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
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國家自文明以來流言

構難故不設鉤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興神器開告密故能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易主今者正值變通之時臣願鑒秦漢考時事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策去萋菲之角牙頓姦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顯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聖后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時賦斂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構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

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待御史冉祖雍誣奏敬則
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
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
五敬則與三從兄弟居四十年貲產無異及執政每
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也嶺表叛敬則以裴懷古有
文武才用爲桂州都督又薦魏知古爲鳳閣舍人張
思敬爲右史皆稱職二張之未誅也敬則密謂敬則
曰公若假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
暉用其策卒復唐祚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於

本朝者李多祚王同皎韋月將燕欽融並褒復矣尚有遺者不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立天下所推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韋氏于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啓之也於是追贈秘書監諡曰元

○三結主大臣

○蕭何

蕭何沛人也。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佑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

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
燒咸陽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
距漢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
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久乎夫能屈於一人
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
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
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何進韓信漢王
以爲大將軍令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畱收巴蜀
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

關中侍太子治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爲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輒以便宜行事上來以聞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遜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事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已殺項羽卽皇帝位論功行封上以何功最盛先封

爲鄧侯食邑八千戶、又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賞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七年春、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呂后用何計、誅韓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叩名、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召平

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名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矣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捐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

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污、上心必安、于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復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陋、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

請吾死以自媚于民字服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何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牛頭不對馬面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

欲令百姓聞吾過也。高祖崩，何事？惠帝二何病？上

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

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

恨？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

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薨，謚文終侯。

李和尚曰：何爲家不治垣屋而治未央宮，極其壯麗

何哉？

○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言：「陛下有先聖

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問弘稱周公之治卿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操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

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
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
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于是上察其行愼厚辯論
有餘習文法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至左內
史嘗奏事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
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
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
詐而無情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
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

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爲人談
奇多聞嘗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太人臣病不儉節爲
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
郡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益之地願罷之於
是上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
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
夷滄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
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
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去

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

有三歸侈擬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于君晏嬰相景

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

弘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

誠如黠言且無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爲有讓愈

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爲

丞相唯弘無爵於是封丞相弘爲平津侯丞相封侯

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自見舉首起

徒步數年丞相封侯于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
○誰○能○誰○肯○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思外寬內深諸嘗

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

胡說

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王謀反治黨
與方急弘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
撫鎮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
大臣奉職不稱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願歸侯乞
骸骨避賢者路上報不許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爲丞
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

馬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自蔡至慶丞相
府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爲馬廐車庫奴
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

李生曰韓固以弘爲阿世仲舒以弘爲從諛汲黯以
弘爲不忠皆似也予以爲臣而忠可也獨不思有難
乎其爲上者與主欲聖而臣欲忠夫誰獨無欲者今
臣欲忠而不以聖歸其主主欲聖而不以忠與其臣
夫是以愈相持而愈不相值耳必也其至忠乎至忠
者不忠乎津侯真是已且帝素憚黯黯亦素能面折

帝者帝之多欲如故也。黠以忠求帝而帝反以戇與
黠吾見忠未獲而淮陽之命下矣。平津侯則不然天
子使吾丘壽王等難弘弘誦服使朱買臣等難弘弘
則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也。蓋歸其能于主而
居已于不能上下之道固如是耳。然而天子卒用侯
言不置滄海不通西南夷族郭解而舍卜式非人情
不軌之臣則帝之受益於侯者亦弘矣。作史者乃稱
其意忌外寬內深而獨引二人以爲證。夫主父之惡
甚於郭解可勿誅耶。仲舒以明災異下獄論死誰出

之平津侯力也。人特未知之耳。況乎膠西之相。惟正
義不謀利者。乃宜居之舉。能其官。又何過乎。

大臣傳卷一

藏書大臣傳卷二

○四容人大臣

○陳寔

陳羣弟

陳寔字仲弓潁川人也少爲吏給事縣庭有殺人者同縣楊吏疑是寔縣官遂逮繫寔考掠無驗乃出之及爲督郵寔反密託許令禮召楊吏由是遠近咸歎服焉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囑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敎寔署爲文學掾寔知不可懷檄入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

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倫後被徵爲尚書。謂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敎還而於外

倫亦不俗

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除太丘長，約已清靜，百姓安焉。本司行部吏慮有訟者，白寔欲禁止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將何申？不可。亦竟無訟者。及後逮捕黨人，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父歿，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寔乃獨往弔焉。後

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有寔所活人者多也
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至乃歎曰寧爲
刑罰所加勿爲陳君所短有盜夜入其室寔起自整
投呼子孫訓戒之曰夫人不可不勉不善之人未必
皆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
投於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此當由貧
困故因贈以絹二匹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
輒嘆寔大位未登愧于先之及黨禁解每三公缺連
徵不起中平四年卒年八十四何進遣使弔祭海內

赴者三萬餘人制袞麻者以百數謚文範先生有子
六人紀謚最賢孫羣字長文紀之子羣爲兒時寔常
奇之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
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友更爲紀拜由是顯名曹
操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王模下邳周達
者羣封還教以爲模達穢德必敗操不聽後模達皆
坐姦宄誅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後吳人叛乾死
難矯遂爲名臣故世以羣爲知人魏國旣建遷羣爲
御史中丞時操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

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可加於仁
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
臣父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
千。占。至。論。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
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故
穿窬之姦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
體而輕人軀命也曹丕卽王位封昌武亭侯徙爲尚
書制九品官人之法卒謚靖侯子泰嗣

○蔣琬

蔣琬零陵人爲廣都長先主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
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欲加治之諸葛亮請曰蔣琬
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
爲先願主公重加察焉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
爲叅軍統留府事亮數外出琬長足食兵以相供給
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亮卒
以琬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
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

衆望漸服朝野大安延熙元年詔琬總帥諸軍屯住
漢中東曹掾楊戲琬時與言通不應答或以爲慢琬
曰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心欲
反吾言邪則又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
督農楊敏常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或以告
琬并請推究之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
坐事繫獄衆懼必死而好奸竟免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早孤居貧與嵇康呂安善年四十舉孝廉久之遷尚書吏部郎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俱無恨焉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會遭母喪歸鄉里時濤年踰耳順詔以濤爲吏部尚書濤以喪病逼迫詔命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除尚書僕射加侍中復領吏部濤載居選職十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

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譖之於帝濤行之自若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後以年衰上疏乞歸至免冠徒跣懇上還印綬不允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又以老疾辭不允薨年七十九子該淳允謨簡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受而藏之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遺者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故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人也。允世並以清德著。祜
蔡邕外孫，司馬昭爲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祜以高
貴鄉公在位，高見不願爲侍，求出補吏。徙祕書監，鍾會
誅乃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
悉統宿衛入直殿中。武帝代魏，以佐命勲，進號中軍
將軍。帝將滅吳，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
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人心。與吳
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每交兵，尅日方戰，不爲

晉襲將帥有欲進譎計者。酈飲以醇酒。人有略吳二
兒爲俘者。祐卽遣還。後吳將夏詳邵鑑等來降。二兒
之父亦率其屬與俱。祐軍衆吳境。芻穀爲糧。皆計所
使。送絹償之。每會衆。工汚射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
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亦送與吳。於是吳人
翕然說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使命。
交通。抗常稱祐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抗
病。詰饋之藥。抗卽服之。人有止抗者。抗曰。豈有酖人
羊叔子耶。抗每告其下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

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而詰抗。抗曰：「一邑一鄉，猶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濬，小字阿童也。祜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以龍驤將軍，密令濬修舟楫，爲順流之計。至是，上疏請伐吳。帝深納其策，而議者多有不同。祜乃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

時哉祐歷職二朝任典樞要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或
謂祐慎密太過祐曰是何言歟夫拜爵公朝謝恩私
門吾不取也每風景必造峴山言詠終日嘗慨然顧
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
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
悲傷如百歲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
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
乃當如公言耳後祐寢疾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
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籌策祐曰吳人

孰知此山待祐而多者乎○勝○亦
思以○有傳矣○峴山也○湛也○何太幸也○

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
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爲後思乎
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了也、帝欲使祐
臥護諸將、祐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旣平之後、當勞
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
審擇其人、旣疾篤、乃舉杜預自代、卒年五十八、無子
帝爲素服、哭之甚哀、是日適大寒、帝涕淚霑鬚髻、皆
凝結而成冰、南州人征市、聞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
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哭、襄陽百姓復於

峴山建碑立廟歲時享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
因名其碑爲墮淚碑焉荊州人爲祜諱名屋室之戶
皆以門稱又改戶曹爲辭曹祜卒二歲而吳平帝流
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祜母
篤愛之

○房玄齡杜如晦

房玄齡字喬、臨、菑人也。幼警敏、貫綜墳籍、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一、玄齡密告其父彥謙曰、主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肆誅殺、攘神器而有之、全不爲子孫長久之計、淆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閱終當內相誅夷、立致危亡也。年十八舉進士、時太宗以燬隋公、自渭北玄齡杖策上謁、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每從征伐、衆爭取珍怪、玄齡獨收採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駐馬

高祖嘗稱之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爲吾兒
謀事千里外猶對面語也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
齡與計乃引杜如晦協判大事累進文學館學士隱
太子忌二人譖於高祖高祖乃斥還第及太子將有
變玄齡密謂長孫無忌曰宜勸王行周公之事無忌
入白王王召玄齡及如晦以方士服入計事事平王
爲太子擢玄齡右庶子太子卽位進中書令第功班
賞與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皆第一封
齊國公食邑千三百户居宰相位積十五年女爲皇

妃男尚主玄齡自以權寵已極累表辭位不許
多病疾甚上命鑿苑垣以便通問臨歿親握手與決
擇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
年七十一謚文昭陪葬昭陵玄齡當國夙夜勤公竭
節聞人善若已有之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已長
望人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
若無所容貞觀末以譴還第褚遂良言於上曰玄齡
事君小心不可以一眚便斥上悟遽召見時上以司
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有自京師來者上問之曰玄

齡謂此人若何對曰玄齡說緯鬚好上遂改緯太子
詹事上初伐遼命玄齡畱守許以便宜從事有男子
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遂驛送行在上
聞畱守送告密人使人持長刀於前問告者爲誰曰
房玄齡上大怒斥令腰斬下詔謂玄齡曰公何以不
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
諸子驕侈襲勢凌人集古今家誠爲屏風令各取一
具曰畱意於此足以保身子遺直嗣次子遺愛誕率
無學有武力尚高陽公主公主帝所愛故禮與他胄

絕主驕疾遺直任嫡遺直懼請讓爵上不許高宗立
出遺直汴州刺史遺愛房州刺史主又誣遺直他罪
因敕長孫無忌推鞠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
賜死遺直以先勲免貶銅陵尉史臣贊曰太宗取孤
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大亂之餘紀
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完具可謂
名宰相矣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逮不可見何哉唐柳
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
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

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終以此成令名、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欵、則謀謨果有大過人者、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秦王引爲府兵曹叅軍、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惜、至若如晦、王佐才也、因表畱僚府、從征伐、常叅帷幄、方多事、裁處無畱、僚屬其才之、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卽位、遷尚書左僕射、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當時浩然歸重、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

勝至卒用玄齡策蓋如勝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
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富世語良相必曰
房杜云卒年四十六長子構任慈州刺史次子荷性
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承乾謀反荷曰琅琊顏利
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爲太上皇請
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氣軒昂
構以荷累貶死嶺表

○○○盧懷慎

盧懷慎，涇州人也。第進士，神龍中遷侍御史，開元元

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懷慎自以

真，准，○真○大○臣○

真，想

才不及崇，故事皆推崇。時譏爲佞，食宰相以疾乞骸

骨。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懷慎

清儉，不營產業，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所得祿賜隨散

誰，月

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旣屬疾，宋璟

盧從愿候之，見敝簣單籍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

自障，日宴設食，盃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

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稱倦於勤將有憊人乘間

先○見○

而進矣公第志之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別優賜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憐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庫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之還白懷慎大祥帝卽以縑帛賜之因爲罷獵旣經其墓碑表不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乃詔官爲立碑而令中書侍郎蘇頲爲之文帝自書

李生曰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崇此與視人之

技若已有見人之彥寔能容何以異乎誠所謂大臣也夫今之以清介自高下視他人者相踵也况公實未嘗無才者哉當事而讓姚崇身退而薦宋璟執手數言天寶之後若親覩之才與識兩俱晦者也

○郭子儀

武舉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也長七尺二寸安祿山反子儀以武舉異等累遷充朔方節度使先是安思順爲朔方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二人素不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意欲亡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子儀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因率本軍東討與

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疲引去。乘之。大破於沙河。安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鬪。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休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等復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以迎王師。方議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績。潼關天子走入蜀。肅宗卽位靈武。又

子儀班師矣。乃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朝廷草昧，衆軍寡，軍容闕然。及是，朝威始震。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子儀與回紇首領葛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曲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肅宗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守蒲津，又攻蒲津，平之。自是潼關之間無復寇。鈔是月，安祿山遂死。五月，詔子儀帥師趨京城，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失利。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九月，從元帥

廣平王率番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誓平國難，相得甚好。乃以李嗣業爲前軍，子儀奉元帥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陣于香積寺之北。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走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而呼，踴躍歡迎。王休士三日，復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以助通儒。運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

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而走。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回紇于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取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帝遣臬軍容迎至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卽詔九節度大舉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元帥。子儀自杏園濟河、至衛州。慶緒

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人伏壁內賊
之曰俟吾小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旣戰僞道賊
薄營伏發注射如雨斬首四萬執安慶和遂收衛州
復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以灌城城中糧盡人皆相
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前軍遇之會大
風拔木跬步不相物名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
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時王師衆
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貢功不專是以及于敗魚朝恩
素嫉其功因是譖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爲天

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軍。上元初，
復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率英武威遠等兵趨范。
嚴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邛山，失河陽。又明
年河中亂，殺李國禎。太原亂，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
與賊合，乃復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路儀澤沁等
州節度行營，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子儀至屯，誅首
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
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
制，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盡哀肅宗所賜詔勅。

千餘篇上之。蓋不得已。亦欲以自明也。初帝與子儀
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亦不免爲魚朝恩。程元振
所譏。然是時。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
討。又爲朝恩元振交訾而止。悲夫。會梁崇義據襄州。
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
犯奉天武功。上乃遽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
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詔麾下才
數千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
而東矣。是時天子走陝。子儀南收兵。得武關防卒數

千而已軍不完也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于洛陽
子儀乃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爲前鋒
善韓公堆擊鼓譟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於是
吐蕃夜潰破賊書聞天子賴焉自變生倉卒天子出
走故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已
可其奏賴子儀奏請還都䟽語明切反覆可聽帝讀
之動乃復還長安既見子儀勞之曰用卿晚故至此
傷哉帝也是誠不足與有爲矣因賜鐵券圖形凌烟
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

人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
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剽果然素失士心今能
爲亂者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耳然皆臣故部曲忍
以刃相向乎先驅至奉天諸將皆請擊賊子儀曰客
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
敢言戰者斬永泰元年吐蕃自北道趨奉天党項自
東道趨同州吐谷渾奴刺自西道趨盤屋回紇繼吐
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京師大震急召子儀
屯涇陽軍纔萬人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

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與吐蕃
懷恩已死。咸相與爭長分營而居矣。回紇在城西。子
儀因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回紇。欲與之共擊吐蕃。
回紇曰。郭公在此。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
報子儀。子儀請挺身往說之。遂與數騎開門出。傳
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
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
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
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

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背恩德而助叛
臣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
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
自吐情實戎狄可以誠感信矣

懷恩欺我言天可汗晏駕令公亦捐館今知天可汗
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
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
亂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
馬羊雜畜長數百里瀾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
而進好破敵以取寬爲汝計就便藥葛羅曰吾爲懷

思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醉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滅絕、孟至藥葛羅亦醉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亞、能、知、令、公、而、唐、君、臣、不、知、有、令、公、豈、不、好、笑、鄉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竟與約而還、吐蕃疑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

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賊虜散。京城解嚴，令公之功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子儀事上誠，御下恕。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卽日就道。故讒間不行，方破吐蕃，靈州時，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大懼。帝唁之。子儀叩頭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曰：「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願以衷甲從。」子儀不許。

但以家僮十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子儀告之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常遣使至魏承嗣西望再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寃卽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矣但領之而已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

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
已而歎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
爵母之乳母爲

○呂蒙正

蒙正字聖功河南人也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
初蒙正父龜圖好內寵故蒙正與母劉氏俱被出顯
淪躋窘乏及蒙正登仕爲翰林學士至叅知政事初
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蒙正陽爲不
聞也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名姓蒙正遽止之
曰若一知名姓則終身不能忘不若不知之爲愈也
李昉罷蒙正拜平章事監修國史蒙正質任寬簡趙
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甚推

許之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卽授水部員外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科甲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今天下才能死于巖穴不霑天祿者多矣若臣男始離襁褓卽膺如此寵命不可乞以臣釋褐時官官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一日上語侍臣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旨也如汲黯臥治淮陽宓子彈琴單父皆真能行黃老之道者蒙正對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唯清靜以鎮之足矣時輦運卒有私質市者上聞之

曰幸門如鼠穴何可盡塞但去其尤者可也
頃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蒙正對曰水至
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叅不擾獄市者以其能
愛善惡也若窮之則姦慝無所容故告以慎勿擾耳
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蒙正旣疏名列上
而上不用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上怒投其奏
于地曰卿何固執蒙正曰臣非固執蓋陛下未諒爾
固稱其人可使因播笏俛拾其書徐懷而下上退謂
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

南府至洛多引親舊歡宴以政事委任僚屬已特總裁之而已真宗卽位進左僕射咸平四年以本官復同平章事蒙正至是凡三入相與趙普等矣景德二年表請歸洛日會親舊子孫環列迭奉壽觴後上朝承熙陵過洛兩幸其第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聞知于上富弼之父富言一日入白曰有兒十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旣見而

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勲業遠過於吾者也

遂令與諸子同學又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幾如何
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但人言無能
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耳家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
有能者能用人耳蒙正有冊子每四方替罷謁見必問
方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朝廷求人取之蒙中欲其
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充

○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也、父祐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常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又常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旦幼而沉默、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也、李沆以

同年生亦尊重旦爲遠大之器眞宗卽位拜中書舍
人數月爲翰林學士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
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錢若水薦同知樞密院事
踰年叅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
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畱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
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
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馳至京直入禁中令人不得
傳播及大駕還旦家子弟皆出郊迎忽聞後面有騶
騎逐視乃旦也皆大驚三年拜工部尚書同平章

事王欽若勸帝封禪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以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矣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入也帝意稍解旦乃詣中書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之矣契丹來請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

朝廷耳止當以威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
次年額內除之西夏趙德明求糧萬斛旦請敕有司
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乃止寇
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
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
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
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在密院以事上聞旦被責
堂吏皆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
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以是慚及準罷程密院

託人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準深
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見，謝曰：「
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乃遷
歎以爲不可及。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
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爲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
準每事欲效朕旦微咲。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騃邪？』
真宗意解，曰：「然，此正是騃爾。」遂不問。帝欲相王欽若，
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畱之樞密兩府，
亦均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爲王公遲我十年。」

作宰相。初，欽若與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爭，真宗召旦至。欽若猶譁不已，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詆，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以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歷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後月餘，欽若等皆罷。湯億問旦：「謂久遠當如何？」旦曰：「他日在上位。」

不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必爲身累耳內臣
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
承規待此以瞑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
使者當奈何遂止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
見意爲人所毀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向敏
中間其故旦曰吾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
不意兩及吾門師德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
待之爾若復奔競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每有差
除旦先密疏三四次以請所用故旦所薦人未

嘗知旦沒後史官

蔡

言得內出奏章始知多

旦所薦云張詠知

名譽必任中正代之言者以

爲不可帝問旦對曰

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也若他

人往必妄有變政矣

遂奏蔡州懇乞求解帝問可

代者旦薦李及衆皆謂

非守邊才本州將吏亦輕

及會有屯駐禁軍白晝剽

婦人釵者及方觀書亟命

斬之觀書如故楊億聞之

具道其事與旦旦曰禁軍

戍邊白晝爲盜固當斬也

鳥足爲異且之用及但以

及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

已馬軍副都指揮使張

祇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
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
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
反側者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
相也旦素羸多疾自東魯復命連歲求解天禧初進
太尉兼侍中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
相惟李及凌策耳處士魏野以詩與旦曰從前輔相
皆頻出獨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俱禮畢這迴好
伴赤松遊旦覽詩復求避位乃以太尉領玉清昭應

宮使給宰相俸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帝歷問二人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疾甚帝手自和藥并煮薯蕷粥賜之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大慟贈太師魏國公謚曰文正

○○畢士安

附李允則

畢士安鄭人舉進士太平興國初吳越錢俶納土遷
知台州言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大○見○錄○一用舊籍詔
從之召入翰林爲學士知制誥李沆卒進士安吏部
侍郎叅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又曰朕
倚卿以輔相豈在今日更求與卿同進者未審誰可
耳對曰臣鴛朽實不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
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
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

下之民雖蒙休德○大○臣○承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

若準者正所宜用也未閱月以本官與寇準同拜平

章事準爲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

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真○司○僚○準惶恐莫知所自明賴

士安力辯其誣乃下宗古吏俱伏姦罔景德元年契

丹引兵分掠威虜士安與寇準合議請真宗幸澶淵

真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士

安適卧疾移書準曰屢請昇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

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願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已

而少間進至澶淵見于行在及罷兵從還
遷良守將令塞上得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
除鐵禁招流亡廣儲畜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
置二方既定中外略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二年十
月晨朝至崇政殿廬疾暴作真宗步出臨視已不能
言詔內侍以肩輿送歸第

李允則拜州人遷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
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後湖南民列允
則治狀於安撫使陳堯叟堯叟以聞乃召還連對三

真宗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知滄州允則濬浮
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木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
堡而水不乏斲冰代砲契丹遂解去遷東上閣門使
美州刺史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
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
銀久之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移文北界興版
築以護神祠而卒就關城浚濠起月隄自此甕城之
人悉內城中歲修禊事名界河戰棹爲競渡從北人
習而不知其百木也州北舊多設陷馬坑墮下

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無胆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
此旣講和矣安用此爲今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園
并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
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
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
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是豈獨資屋
材邪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
火熄悉瘞所焚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
浹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

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燬火甚衆。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又得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綠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云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實數以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荅曰。自有也。蓋他諜欲以毆人爲質驗。旣無有。乃殺諜云。

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愕，卽歸卒。遂斬以徇。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遊觀亭傳後人亦莫敢躋。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王君玉談苑曰：允則守雍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卽時飛謗至京師。至於鹽司亦屢有奏削。真宗悉封。

付允則然攻者尚宜沸興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
使者曰某非畱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
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埃允則不欲顯爲其備故也李
生曰允則真大將之選也當自立傳特爲畢公藻鑑
如此若已有之又如此世人未知之故附諸其後焉
允則亦可謂真大臣

○文彥博

彥博字寬夫汾州人也及進士第知翼城縣轉侍御史元昊入攻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脫已罪誣平降虜而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平家二百口皆含冤械繫詔彥博置獄河中彥博鞫治得實德和黨援謀翻獄已遣他御史來代之矣彥博拒之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獄具矣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與君無與也德和并奴卒就誅及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彥博因就諸城門相近院一十八院減

價糶賣與貧民不限以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或抑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燄而終不能平其米價乃知臨事當有術也召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又拜同平章事薦張璪韓維王安石等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作間金奇錦獻張貴妃緣此擢爲執政上怒甚却奏不視謫介英州別駕彥博亦罷相知許州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三年正月帝疾暴作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門不令宰相知天子起

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又與同列劉沆富弼畱宿殿廡。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侯欲爲亂者。彥博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以都虞侯狀。懷德稱其人謹愿可保。無此。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耶。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劉沆等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漯渠入橫壠。故道北京。畱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廷抗言。

國家不當穿河北方以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
聽繼隆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史志聰以狀白彥博彥
博視而懷之徐名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
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邪汝罪當族二人大懼彥
博曰觀汝直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出狀以
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輩敢爾何不斬之彥博曰
斬之則事彰灼中宮不安矣旣而議遣司天官定六
深方位復使二人往二人至六深恐治前罪更言六
深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歸第劉沆密白

八龍議高
高使山

繼以諷諫上畏之彥博對上恭甚進士冒名
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彥博頓首謝立不去時年已九
十

李生曰結主者慕獲上之誠容人者羨秦誓之美有
自來矣夫自秦繆著誓孔子取以爲平天下之要訣
而後一个臣者不難擇矣所謂一个臣者無他技蓋
斷斷乎其無他技也非有技而藏之不試也六有其
技者必以技爲天下役自無其技則天下之技往歸
焉此自然之勢也故爲君者擇一相而已所擇於一

相者非有技也。爲其好人之技也。而君能好之。則天下平矣。然自古至今。多才與技者。未嘗乏人。獨好技者之難何哉。以其未嘗無他技故耳。後儒不識好惡之理。一旦操人之國。務擇君子而去小人。以爲得好惡之正也。夫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君子小人。何可無也。君子固有才矣。小人獨無才乎。君子固樂於嚮用矣。彼小人者。獨有甘心老死於黃馘乎。是皆不可以無所。而使之有不平之恨也。使小人而可以無所。則是天地有棄物。而惡毋有棄子也。必天地而不

生此物。父母而不生此子也。而後可。否則未有不以
技爲天下役者矣。而奈何去之。吾恐仁人之所放流
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故列叙古之大臣。復取其能
容人者。以爲世鑒焉。